

洪州百丈山大智禪師語錄

卍新續藏第 69 冊 No.1322

師，諱懷海，福州長樂人也，俗姓王氏。卅歲離塵，三學該練，屬大寂闡化江西，乃傾心依附，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，同號入室。時三大士，為角立焉。師侍馬祖行次，見一羣野鴨飛過。

祖曰：「是甚麼？」

師曰：「野鴨子。」

祖曰：「甚處去也。」

師曰：「飛過去也。」

祖遂回頭，將師鼻一擗，負痛失聲。祖曰：「又道飛過去也。」

師於言下有省，却歸侍者寮，哀哀大哭。

同事問曰：「汝憶父母邪？」

師曰：「無。」

曰：「被人罵邪？」

師曰：「無。」

曰：「哭作甚麼？」

師曰：「我鼻孔被大師擗得痛不徹。」

同事曰：「有甚因緣不契？」

師曰：「汝問取和尚去。」

同事問大師曰：「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？在寮中哭。告和尚為某甲說。」

大師曰：「是伊會也，汝自問取他。」

同事歸寮曰：「和尚道，汝會也。令我自問汝。」師乃呵呵大笑。

同事曰：「適來哭。如今為甚却笑？」

師曰：「適來哭，如今笑。」同事罔然。次日，馬祖陞堂，眾纔集，師出，卷却席，祖便下座，師隨至方丈。

祖曰：「我適來未曾說話，汝為甚便卷却席。」

師曰：「昨日被和尚搗得鼻頭痛。」

祖曰：「汝昨日向甚處留心？」

師曰：「鼻頭今日又不痛也。」

祖曰：「汝深明昨日事。」師作禮而退。

（一本。作馬祖云：「你什麼處去來？」昨日偶有出入，不及參隨。馬祖喝一喝，師便出去。）

師再參侍立次。祖目視繩牀角拂子。師曰：「即此用離此用。」

祖曰：「汝向後開兩片皮，將何為人？」師取拂子豎起。

祖曰：「即此用離此用。」

師挂拂子於舊處，祖振威一喝，師直得三日耳聾。自此雷音將震，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，住大雄山，以居處巖巒峻極，故號百丈。既處之，未期朞月，參玄之賓，四方麇至，為山、黃檗當其首。

黃檗到師處。一日辭云：「欲禮拜馬祖去。」

師云：「馬祖已遷化也。」

檠云：「未審，馬祖有何言句？」

師遂舉再參馬祖豎拂因緣言：「佛法不是小事，老僧當時被因馬大師一喝，直得三日耳聾。」檠聞舉，不覺吐舌。

師云：「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？」

檠云：「不然！今日因師舉，得見馬祖大機之用，然且不識馬祖，若嗣馬祖，已後喪我兒孫。」

師曰：「如是如是，見與師齊，減師半德；見過於師，方堪傳授，子甚有超師之見！」

後為山問仰山：「百丈再參馬祖豎拂因緣，此二尊宿意旨如何？」

仰山云：「此是顯大機之用。」

為山云：「馬祖出八十四人，善知識！幾人得大機？幾人得大用？」

仰山云：「百丈得大機；黃檠得大用。餘者盡是唱道之師。」

為山云：「如是！如是！」

馬祖一日問師：「甚麼處來？」

師云：「山後來。」

祖云：「還逢著一人麼？」

師云：「不逢著。」

祖云：「為甚麼不逢著？」

師云：「若逢着，即舉似和尚。」

祖云：「甚麼處得這箇消息來？」

師云：「某甲罪過。」

祖云：「却是老僧罪過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，體露真常，不拘文字，心性無染，本自圓成。但離妄緣，即如如佛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奇特事？」

師云：「獨坐大雄山。」僧禮拜，師便打。

西堂問師：「你向後作麼生開示於人？」師以手卷舒兩過。堂云：「更作麼生？」師以手點頭三下。

馬祖令人持書，并醬三甕與師。師令排向法堂前，乃上堂，眾纔集。師以拄杖指醬甕云：「道得即不打破，道不得即打破。」眾無語，師便打破，歸方丈。

有一僧哭入法堂，師云：「作什麼？」

僧云：「父母俱喪，請師揀日。」

師云：「明日一時埋却。」

問：「依經解義，三世佛冤；離經一字，如同魔說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固守動靜，三世佛冤，此外別求，如同魔說。」

師有時說法竟，大眾下堂，乃召之，大眾回首。師云：「是甚麼？」

師因普請開田回，問運闍黎，開田不易。槩云：「眾僧作務。」

師云：「有煩道用。」

檨云：「爭敢辭勞。」

師云：「開得多少田。」檨作鋤田勢，師便喝，檨掩耳而出。

師問黃檨：「甚處來？」

檨云：「山下採菌子來。」

師云：「山下有一虎子，汝還見麼？」檨便作虎聲，師於腰下取斧，作斫勢，檨約住便掌。

師至晚上堂云：「大眾！山下有一虎子，汝等諸人，出入好看，老僧今朝親遭一口。」後，為山問仰山：「黃檨虎話作麼生？」

仰山云：「和尚如何？」

為山云：「百丈當時便合一斧斫殺，因什麼到如此？」

仰山云：「不然。」

為山云：「子又作麼生？」

仰山云：「不唯騎虎頭，亦解把虎尾。」

為山云：「寂子，甚有險崖之句。」

師每日上堂，常有一老人聽法，隨眾散去。一日不去，師乃問：「立者何人？」

老人云：「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，曾住此山。有學人問：『大修行人，還落因果也無？』對云：『不落因果。』墮在野狐身，今請和尚代一轉語。」

師云：「汝但問。」

老人便問：「大修行底人，還落因果也無？」

師云：「不昧因果。」老人於言下大悟，告辭師云：『某甲已免野狐身，住在山後，乞依亡僧燒送。』師令維那白槌告眾：「齋後普請送亡僧。」大眾不能詳，師領眾至山後巖下，以杖挑出一死狐，乃依法火葬。至晚參，師舉前因緣次。黃檗便問：「古人錯對一轉語，落在野狐身；今日轉轉不錯是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近前來，向汝道？」黃檗近前，打師一掌，師拍手笑云：「將謂胡鬚赤，更有赤鬚胡。」

時，為山在會下作典座。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：「典座作麼生？」典座以手撼門扇三下。司馬云：「太麤生。」典座云：「佛法不是這箇道理。」後為山舉黃檗問野狐話，問仰山。仰山云：「黃檗常用此機。」為山云：「汝道，天生得，從人得。」仰山云：「亦是稟受師承，亦是自宗通。」為山云：「如是！如是！」

黃檗問：「從上古人以何法施人？」師良久未語。

黃檗云：「後代兒孫將何傳授？」

師云：「將謂你這漢，是箇人。」便歸方丈。

師與為山作務次。師問：「有火也無？」

為山云：「有。」

師云：「在什麼處？」為山把一莖柴，吹過與師。

師接過云：「如蟲蝕木。」

因普請鋤地次。有僧聞鼓聲，舉起鋤頭，大笑歸去。

師云：「俊哉，此是觀音入理之門。」後喚其僧問：「你今日見甚道理？」

云：「某甲早晨未喫粥，聞鼓聲歸喫飯。」師乃呵呵大笑。

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

師云：「汝是阿誰？」

云：「某甲。」

師云：「汝識某甲否？」

云：「分明箇。」

師豎起拂子問：「汝見拂子否。」

云：「見。」師乃不語。

師令僧去章敬處，見伊上堂說法，你便展開坐具禮拜。起將一隻鞋，以袖拂却上塵，倒頭覆下。其僧到章敬，一依師旨。章敬云：「老僧罪過。」

為山、五峯、雲巖侍立次。師問為山：「併却咽喉脣吻，速道將來？」

為山云：「某甲道不得，請和尚道。」

師曰：「不辭向汝道，恐已後喪我兒孫。」又問五峯。

峯云：「和尚亦須併却。」

師云：「無人處斫額望汝。」又問雲巖。

巖云：「某甲有道處，請和尚舉。」

師云：「併却咽喉脣吻，速道將來。」

巖云：「師今有也未。」

師云：「喪兒孫。」

上堂，謂眾云：「我要一人去，傳語西堂和尚，阿誰去得？」

五峯云：「某甲去得。」

師云：「汝作麼生傳語？」

峯云：「待見西堂即道。」

師云：「見後道什麼？」

峯云：「却來舉似和尚。」

因僧問西堂：「有問有答，即且置；無問無答時如何？」

堂云：「怕爛却那。」

師聞舉，乃曰：「從來疑這箇老兄。」

云請和尚道。師曰：「一合相不可得。」

師謂眾曰：「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，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。」

眾無對。

雲巖問：「和尚，每日區區為阿誰？」

師曰：「有一人要。」

巖云：「因什麼不教伊自作？」

師曰：「他無家活。」

師童年之時，隨母入寺拜佛，指尊像問母：「此是何物？」母云：「是佛。」童云：「形容似人無異？」我後亦當作焉。

師凡作務執勞，必先於眾，眾皆不忍，蚤收作具，而請息之。師云：「吾無德，爭合勞於人。」師既徧求作具不獲，而亦忘食。故有『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』之言，流播寰宇矣。

師於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示寂，春秋九十五。長慶元年，勅諡大智禪師，塔曰大勝寶輪。